



牙科第二屆 林宏雅 基礎醫學

知識的爆發，學問的躍進，當代的牙醫師已不再像往昔，只局限於填、補之工作的「牙工匠」了，原本的牙醫學即除了磨補、拔除、膺復，及根管治療等等屬於牙齒上的固有診治工作外，還包括：口腔內科學、口腔外科學、整型外科等等。舉凡屬於口腔各組織之病變與異常，均由不得一位現代的牙醫師不去負起應負的診療責任。如今難以數計的現代化特殊器械與設備，都已加入牙科診治的行列，手術刀、針筒、縫線，以及其他有助於一般診療醫務之設施更早已不容其任置於一旁了。以鑲子和鉗子為牙科唯一診治工具的時代已成為歷史，而僅具以「牙齒」為主的有限知識之「牙」醫師也已不敷當今時代之需要。

綜觀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化學、藥理學、微生物學、及病理學等等的基礎醫學，不外在教我們認識人體正常之結構和功能，提供保護生命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知識，以及人體一旦發生病變或異常時之基本反應。正如耳鼻喉科學、眼科學、婦科學等等一樣，無容置疑的，牙醫學同屬於醫學之一分枝，而所謂基礎醫學者，當為所有醫學學問知識之根本，固然有關牙醫學的知識與應用還需更專精的學問，然研習牙醫學者，豈能冒然捨「本」乎？如是凡屬於牙醫學內如應用解剖學、口腔組織學、口腔病理學等等，又豈是缺乏一般解剖、生理、組織、病理學等概念者所能融會貫通？一被從主幹上斷離了的分枝，豈能再期待它開花、結果？基礎醫學還讓我們進而探知各器官組織發生病變與異常的來源，過程與涉及部位，從而推測其未來的方向。人體發生病變時顯現於各器官或其一者，源

於各器官之位置，解剖情況及功能之互異或有其異同點，然其變化之根本過程則一。口腔既是人體之一部份，發生病變的過程自然也依其一定的法則，因此經由基礎醫學作最根本而通盤的了解，進而適用於口腔各組織，進一步作更專門的探討才是最平坦的捷徑。胡適之先生曾說：「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博要能精。」基礎醫學之於牙醫學的道理亦復如此。

正統的牙醫學教育，主在訓練未來的牙醫師個個能獨立思考，將得自基礎醫學的基本概念，融注於臨床知識而推展到臨床診療與預防上，依個人興趣、環境發展個人的領域、專長，使不致於有太多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能免於再度流於長年的師徒相習，而難以脫出「學藝」逐代蛻滅或停頓之窠臼。有一般正確的解剖、生理學的知識，於臨床時即使未曾「眼見」亦將不再難於選擇一適當處以做切開手術，更不會過於拘謹地害怕治療時傷及理該波及的組織。也只有對病理學、藥理學與微生物學有深刻認識者方能對各時期各種類別的炎症給予最有效最確切的控制，確定是最初期的炎症可加投適量的抗組織毒素，認為是感染性的炎症當不致於冒然給予類固醇；而於某些炎症末期增加纖維蛋白溶解酵素製劑的投予以利壞死組織細胞的溶解、吸收等等，對於一般各器官的情形是如此，對口腔內各組織器官的情形亦無不同。當然並非所有的牙科醫師都須刻意鑽研每一樣基礎醫學不可，各種臨床專門科別對基礎醫學各部門的選擇只有輕重不同之別，但絕無「取」「捨」之分，我們都知道，耳鼻喉科、眼科、皮膚科等均必須具備良好的一般基礎醫學，口腔同為人體重要器官之一，立於醫學保健生命之基點上，牙科醫生也須對患者的健康、安全負責，怎可毫無理由地要牙科醫生去偏廢基礎醫學？況且，身體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各系統器官之間息息相關，出現於某一系統之病變，其因非全源於此，其後果亦不單涉及於此，自然絕不能單顧及該系統的診治，口腔方面的病變也一樣，看來無足輕重的口腔內局部病變，往往可能導致其他系統無法收拾的後果。不當的處置亦能引起局部以外身心的受損，為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或減低其至最低的頻率，最要者還在於廣博的基礎醫學，何況，臨床上大部份的學問終究是衍自基礎醫學的應用。只有厚植根本的醫學知識，配合臨床學識的應用，才可以如泉湧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應付變化多端的臨床作業。牙醫學的教育，另一方面是在培養個人負起部份將來牙醫學研究發展的責任，這些研究發展的依據，也僅有立於一般的基礎醫學之基石上才是實在，才能臻於完美、不蛻之境界。使牙醫學永遠隨著時代前進、更新。

總之，只有留得健壯根部的分枝，方可企求枝葉茂盛、豐碩的果實。